

一群热爱音乐的老兵与一群“山里娃”结缘——

山村里飞出梦想的歌

■王克斌 强天林

奋斗新时代

建功新战场

1月13日下午,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广里中心小学的一间教室里,飘出孩子们欢乐的歌声。

每周一,是孩子们期盼的日子——“浑身都是艺术细胞”的爷爷奶奶,会准时来到学校,教他们唱歌、跳舞,带他们做游戏,给他们讲故事。

这些平均年龄65岁的老人,来自山东省委老干部活动中心下属的老战士合唱团支教队。在部队服役时,他们是所在单位的文艺骨干;退休后,他们是孩子们喜爱的“兵爷爷”和“兵奶奶”。

12年前,老兵们与这所山村小学的孩子相识。当时,学校里缺少音乐老师,孩子们没有上过系统的音乐课。如今,广里中心小学荣誉室里,摆放着有关单位颁发的“金牌声乐学校”奖杯。

越来越多的山村孩子,插上音乐的翅膀“飞”出大山。

“我们之间有个约定”

广里中心小学位于济南市长清区西南角,从市中心驾车前往,车程约有两个半小时。

这是老兵们寒假前最后一次到学校给孩子们上音乐课。为了给这个学期画上圆满的句号,一行人早早集合出发,没想到途中车窗出现故障,只能升到一半。天阴沉沉的,寒风灌进车内,很冷。

“咱们这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!”支教队队长于谦打趣道。

一位老兵接过话茬:“不对啊老于,咱们这叫‘寒风刺骨何所惧,雪压梅花更添香’。”

“这个好!这个好!”一车人都笑起来。老兵们裹紧棉衣,不时说笑着,继续乘车前往学校。

正值课间,老兵们乘坐的汽车刚从学校门口的坡路上“冒出头”来,远处就传来阵阵童声:“啦啦啦啦!”学校大门两侧,不少孩子正趴在护栏上,向车驶来的方向眺望。

校园里顿时热闹起来。汽车刚停下,孩子们围了上来,大声喊着“老师好!老师好!”广里中心小学教师方倩笑着告诉老兵们,和以往的周一一样,孩子们一大早就开始问“今天上不上音乐课”。

其实,孩子们无需担心——过去的12年里,老兵们风雨无阻辅导学校的一届届学生,从没让他们失望过。

“我们之间有个约定。”于谦说。

2013年9月,山东省委老干部活动中心组织退役后安置到省直机关的老兵,成立了老战士合唱团。当年底,当地在长清区修建了一个双拥主题公园,合唱团老兵和广里中心小学学生均受邀参加了广场落成仪式。

活动中,老兵们与孩子亲切互动,邀请他们一起唱歌。孩子们一脸茫然,学校校长难为情地说:“不好意思,我们的学生不太会唱歌。”

老兵们和校长一聊才知道,广里中心小学地处偏远,就读的孩子来自周边



3个山村。由于缺少师资,孩子们一直没有机会系统学习音乐。

惊讶的同时,这群热爱音乐的老兵们觉得应该做些什么。经与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商议,他们很快抽调团里的精兵强将,组建了一支支教队,每周为孩子们上一节音乐课。

支教队队员唐孟今年70多岁了,前些年因病摘除了一个肾脏。寒假前的这个学期,唐孟一直坚持给孩子们上课。“每学期报名支教的时候,他都很积极。这不,2025年的春季学期,他又报了名。”于谦说,他们这群老兵,对教孩子们学音乐这件事,有着共同的认识:诺不轻许,许则为之。

虽然平日里爱好音乐,但登上讲台讲音乐课,老兵们还是第一次。“光有积极性还不够,教学可是有门槛的。”音乐课不是简单教几支歌就行的“……为了给孩子们上好课,老兵们邀请专业老师指导,依据九年义务教育教学大纲设计教学内容,不只教孩子们唱歌,还相对系统地教授音乐知识。

围绕“如何用最通俗易懂的方法讲解乐理”,一场场激烈的研讨,常常在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排练室里,在乘车往返校园的途中展开。

“土坷垃”里播种梦想

在广里中心小学上学的学生,约有一半是留守儿童。常年在外打工的家长们,也有着共同的心愿:让自己的孩子走出这片遍布“土坷垃”的大山。

这并不容易。老兵们教过的第一批学生邹圆圆和郭静涵,如今都在山东大学就读。回想一路求学的经历,她们直言“很难”。说起童年的一堂堂音乐课,她们眼中闪着光。

老兵邓海燕还记得当年给她们上课的情景:“孩子们不懂什么是曲调、节奏和声,刚开始我们只能一遍遍带着孩子们唱。一堂课下来,嗓子都冒了烟。”

“累归累,心里高兴。”邓海燕说,孩子们虽然没有音乐基础,但上课很认真,歌声特别真诚、淳朴,让人感动。老兵们还惊喜地发现,孩子们不是没有音乐天

分,有的歌教几遍,他们就能跟唱了。

在校园里,老兵们有时还扮演着“音乐老师”之外的角色。三年级的小方,在活跃的课堂上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原来,小方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,父亲身体残疾,他自小性格孤僻。“一个天真的孩子没有笑容,没有歌声,内心会是什么颜色啊!”于谦有些难过。

课间,于谦找小方聊天,希望他在课堂上大胆发言,小方沉默不语。于谦另外想办法,课上用眼神鼓励,动员同学们多和小方一起玩……慢慢地,小方和大家有了交流,脸上也多了笑容。毕业那天,小方送给于谦一只千纸鹤。拉动千纸鹤的尾部,千纸鹤翅膀一扇一扇的,振翅欲飞。

“音乐不仅是音乐。”这是老兵们支教十多年来的共同感受。有人说,音乐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音乐家,而是培养人。老兵们深表认同。

教授音乐知识之外,老兵们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,打开一扇通向远方的窗。李培强当过多年铁道兵,教唱歌曲《团结就是力量》前,他总会讲起当年和战友在深山挖隧道的经历。孩子们被老兵同甘共苦的故事打动,唱起歌来格外用心。

不止一位老兵向笔者描述过这样的感受:他们在军营中一路摸爬滚打的故事,很容易让这些“土坷垃”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产生共鸣。

“他们身上有着一一种泥土般的韧劲与倔强。”老兵们相信,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,说不定有一天,这些种子就会破土而出,长成一棵参天大树。

“芬芳美丽满枝丫”

2018年的一天,一个消息在济南市教育系统不胫而走:在北京举办的“少年之歌”全国青少年声乐艺术节全国总决赛上,广里中心小学合唱团的29名孩子,凭借一曲《茉莉花》,赢得了“特金奖”,学校获评“金牌声乐学校”。

很少有人知道,绽放在舞台上的29朵“茉莉花”,朵朵都被支教老兵们用心滋养着,期待有一天吐露芬芳。

于谦回忆,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多“走出去”的机会,学校在2015年成立了校园合唱团。那时,孩子们接触音乐时间还不长,想让他们分声部完成一首歌,是不小的挑战。

根据男女生音色差异,老兵们精心制作课件,把孩子们分成小组,一组一组带着他们练音准、练呼吸,之后再学习如何配合。一年后,作为唯一一支乡村童声合唱团,孩子们登上第六届济南国际合唱节的舞台。

“第一次登上大舞台,孩子们刚开始有点怯场。”老兵高培源掏出手机,向笔者展示当天的视频。笔者看到,当音乐响起,孩子们在老师指挥下,很快找回了自信。

“你看这个小男孩,音乐一响还跟着晃起来了!”高培源笑着提醒笔者注意视频中的细节,这段视频他不知看过多少遍,“当孩子们唱完,我都高兴得掉眼泪了”。

那次比赛,孩子们获得银奖。此后,他们对学习音乐更有热情了。

2018年,在支教老兵指导下,合唱团的孩子们过关斩将,到北京参加“少年之歌”全国青少年声乐艺术节全国总决赛。舞台上,孩子们分3个声部演绎了歌曲《茉莉花》,凭借优美动人的声音、从容自信的表现,赢得了青睐,赢回了荣誉。

那次到北京,支教队的老兵们还带着孩子们参观了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国家博物馆。他们希望抓住各种机会,让孩子们开拓视野,增长见识。

“芬芳美丽满枝丫”——就像歌曲《茉莉花》中唱的那样,老兵们的努力渐渐开花结果。

邹圆圆和郭静涵考入山东大学后,都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并担任主力,走上更大的舞台。2023年,在广里中心小学新年联欢会上,她们通过视频向老兵们送来问候,回忆音乐陪伴下的美好童年时光,对老兵们表达感谢。她们说,会与老兵们接力,把爱心传递得更远。

这让老兵们支教的劲头更足了。

图①:老兵给孩子们上音乐课。

图②:老兵与学生合影。

图③:2018年,老兵与学生赴北京参加合唱比赛合影。

受访者供图
制图:鹿硕

身边·家有老兵

寒冬高原,雪花纷飞,寒风凛冽。我穿着厚厚的大衣,徒步登上山巅哨楼,见到正在执勤的新疆军区某团一级上士郑泽扬。

最初知道郑泽扬的名字,是在去年团里举办的岗位练兵比武竞赛上。在众多优秀选手的较量中,郑泽扬一路披荆斩棘,夺得驾驶员操作技能总评第一名。

比武竞赛结束后,担任新闻报道员的记者了解到,郑泽扬出生于军人世家,他的爷爷和叔叔都当过兵。在山巅哨楼,我与下哨后的郑泽扬聊了起来。言谈中,郑泽扬多次提到爷爷郑正贤。他说,是爷爷立起了他们家的家风。

小时候,因为父母工作繁忙,郑泽扬由爷爷奶奶照顾。他记得,爷爷奶奶家堂屋的正中,挂着一块写有“国泰民安”字样的牌匾。逢年过节,爷爷会把牌匾擦得干干净净。“有国才有家。国家强大了,咱们的日子才会越来越好。”常听爷爷念叨这句话的郑泽扬,还记得爷爷的一些“与众不同”——

“打从我记事起,即使是寒冷的冬天,爷爷也很早起床,把被子叠成‘豆腐块’,然后烧水、扫地,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。”

“住在爷爷奶奶家,要守很多‘规矩’,比如‘站有站相,坐有坐相’‘不打架,不说脏话’‘要有时间观念,干事情不能拖延’‘不是休息时间,不能随意躺在床上’……”

“夏天,爷爷常光着膀子在院子里纳凉。他的后背和右肩膀上各有一块拳头大的疤,摸起来硬硬的,凹凸不平。”

从爷爷和父辈的讲述中,郑泽扬知道了那些伤疤的来历。1951年,爷爷随部队“雄赳赳、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”。入朝几个月后,马良山战斗打响,爷爷所在排奉命掩护担架排前出救援。救援队途经一片稀疏的林地时,轰隆隆的声音响起,敌机从头顶掠过,炸弹倾泻而下。

“卧倒隐蔽!快卧倒!”排长大声地喊。爷爷迅速滚向不远的土坑隐蔽,只觉得炮弹炸起的尘土不断“拍打”在身上,整个大地都在颤抖。

轰炸持续了很长时间。爷爷从土坑里爬出来时,发现右胳膊的袖子被鲜血染红,肩膀又酸又疼,才意识到右肩被弹片击中。

“爷爷说,他当时顾不得处理伤口,而是寻找一起执行任务的战友。那场轰炸中,他的排长倒下了,副排长倒下了,班长倒下了……”郑泽扬伸出一只手,张开手指冲我比划着,“两个排一共就剩下5个人。”

爷爷和幸存的战友整理好装备,临时组成突击小组继续前进。抵近前沿阵地时,只见敌军一辆坦克正向

我主力部队进攻。负伤较轻的爷爷和战友商量后,提上炸药包从后方接近坦克。趁敌人不备,爷爷点燃炸药包导火索,用尽全力扔到坦克底下。只听轰的一声,坦克尾部冒出黑烟,趴在原地动弹不得。

敌人发现了爷爷,向他回撤的方向疯狂扫射。爷爷的后背、大腿负伤,因失血过多晕了过去。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,把爷爷救了下来。

爷爷在抗美援朝战场度过500多个日夜。“消灭了那么多敌人,我的命还在,值了!”跟乡亲们讲起战斗往事,爷爷总是这样说。在爷爷看来,那些伤疤,是战场留给他的“勋章”。

爷爷的确珍藏着几枚“勋章”。郑泽扬记得,爷爷有一个红色小木盒,里面装着2枚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纪念章和1本三等功立功证书。

采访中,从郑泽扬执勤的山巅哨楼向外望去,远处是莽莽群山,五星红旗在风雪中猎猎飘扬,无比壮美。

把爷爷的「勋章」装进戍边背囊

■梁佳豪

木盒放在书柜最里边,爷爷平时不让别人碰。

郑泽扬8岁那年,爷爷病重卧床。临终前,爷爷把郑泽扬叫到跟前,用颤抖的手打开木盒,确认着其中的物品,一件一件交到郑泽扬手中。“这是国家发给爷爷的,是你们郑家的骄傲……”爷爷小心翼翼的样子,郑泽扬始终难忘。

郑泽扬告诉我,受爷爷影响,好男儿要当兵、当兵最光荣的观念,像种子一样在他们家族一代代成员身上生根发芽。20世纪80年代,父亲和叔叔都去应征,因名额有限,只有叔叔如愿。叔叔没有辜负爷爷的期望,训练中十分刻苦,后奔赴战场,在战斗中表现英勇,火线入党。后来,叔叔提了干,在部队一直干到退休。

2016年9月,郑泽扬大学毕业后毅然参军入伍,成为一名边防军人。他希望像爷爷和叔叔那样,在艰苦的地方守护国泰民安。“当兵首先要能吃苦,守纪律。”临行前叔叔叮嘱他的话,与小时候爷爷对他的要求一脉相承。

入伍以来,郑泽扬扎根戍边精武强能,不断锤炼本领,3次被评为“四有”优秀士兵。执行高原保障任务,凭借过硬的驾驶技术和细致的维护保养,他所驾车辆全程“零故障”,被评为“红旗车”。

“有国才有家。”如今,郑泽扬更加理解爷爷话中的深意。他说,自己戍守在风雪边关,也是希望能续写家族荣光,让爷爷以他为荣。

采访中,从郑泽扬执勤的山巅哨楼向外望去,远处是莽莽群山,五星红旗在风雪中猎猎飘扬,无比壮美。

花灯里的憧憬

■牛晓

今年元宵佳节,我居住的社区张灯结彩,举办赏花灯、猜灯谜等活动,街坊邻里喜气洋洋“闹元宵”。

这样的场景,让我不禁想起20多年前在部队度过的那个元宵节,想起与战友们一起制作花灯的往事。

1997年,我在空军某师飞行大队任中队长。临近元宵节的一天晚饭,当战友们唱完“饭前一支歌”,大队长侯旭走到队伍前,笑意盈盈地说:“今年元宵节,师里要组织花灯比赛,主题自选,咱们以飞行大队为单位参赛……”

“牛晓,你们中队新分来的年轻飞行员多,脑子活,这次制作花灯由你们中队牵头,大家全力配合。”在大队长提议下,我们中队接下这项任务。

要做一个怎样的花灯,才能既契合节日氛围,又体现单位特色?当晚的讨论会

上,中队官兵集思广益。思来想去,大家将目光集中到飞行大队新落成的空勤楼上。

1995年,为改善官兵工作训练条件,老部队开始进行营区改造。1997年,新建的空勤楼取代住了30多年的老营房。搬进崭新的空勤楼,官兵工作训练热情高涨,各项建设蒸蒸日上。那天,大家纷纷响应。

做花灯看似简单,实则是个技术活,涉及扎扎、裱糊、绘制等多道工序。简单分工后,战友们有条不紊忙碌起来,有的准备硬纸板、胶水、剪刀等材料和工具,有的扎骨架,有的设计装饰图案。骨架扎好后,大家精心裱糊,小心翼翼地给楼顶、墙面涂上颜色,贴上剪裁好的门窗,还写上“铁血丹心铸军魂,保家卫国显忠诚”的标语。

我没有问战友们当时在想些什么,但从大家亮晶晶的眼睛中,我能看到他们对飞行事业的热爱,对部队发展的憧憬。

师里组织花灯比赛那天,我们制作的花灯,被展示在一号展位上。经大家投票,这件花灯作品夺得第一名。

一晃多年过去,当年一起制作花灯的战友们陆续告别军旅,我也于2021年脱下军装。回想在部队的那些年,新机型加速列装,空勤楼内部设施越来越完善。老部队的发展正如我们期盼的那样,越来越好。

(徐艺洋整理)

曾在军旅



2月10日,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举办“春风行动”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,工作人员向老兵宣传就业创业优惠政策。

舒威摄

连日来,各地纷纷开展以“春风送岗促就业 精准服务暖民心”为主题的“春风行动”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积极参与,为退役军人就业提供助力。

2月7日,浙江省衢州市“春风行动”现场设置的退役军人招聘专区。

徐湘平摄

